

# 大河之北



青县朱门店镇“哈哈腔”传承示范基地小学学员在背戏文。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



▲石家庄市元氏县佃户营村,元氏县新秀豫剧团的演员和当地农村小朋友一起做直播。新华社发(张晓峰摄)

▼石家庄市井陘县上安镇头泉村的村民文化广场,井陘晋剧院演员在后台整理戏曲行头。新华社发(梁子栋摄)



(上接第十版)  
20世纪90年代,裴军格靠唱戏每月有六七百元的收入,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  
“到那时都还不知道我这叫票友,第一次听说还是2009年。”裴军格说。  
那一年,裴军格报名参加了河北电视台《绝对有戏》,第一轮面试就拿到了通关卡。裴军格意外发现,早年表演因没有扩音器,只能使劲拔高调门让观众听到,这无意中让她唱到了C调。  
2009年参加河北省金牌票友大赛获一等奖,2011年参加河北省十大名票甄选赛获一等奖,2016年代表河北省电视台参加星光大道戏曲赛获月冠军。

这让为照顾家庭,跑了十来年运输的裴军格重新拾起戏曲;她倒好几趟公交车找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韩建华、毕和心两位老师请教,“老师指点我身段,教我怎么提气,我唱了二十多年,这才知道运气有科学,发音有技巧,一个眼神和手势都有那么多内涵,也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唱法存在很多问题。”  
如今,裴军格还时不时被周边县市请去表演,她注册了快手账号,拥有85000多名粉丝以及自己的粉丝团,不少网友会在后台给她留言,催她更新,“如果不是喜欢唱戏,我现在就是农村带孙子的老太太,但现在有粉丝有爱好,我这一辈子,觉得还怪有意思的。”

“我们团每周一次,到清苑第二小学、第三小学,还有部分哈哈腔活跃的村去讲课,组织票友们学戏,有的学校六一儿童节能演小折子戏了。”魏建良说,清苑区政府还将哈哈腔演出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组织哈哈腔剧团下乡演出。  
这些,逐渐培养了观众的欣赏水平。  
“有观众会跑到后台和我们演员交流,好的意见我们也会接受并改进完善。”魏建良说。  
2019年,魏建良带剧团到保定顺平县演出,那天下午下雨,即将演出的是他们创排的新戏《再庄英雄妹》。魏建良从后台掀开幕布一看,广场上又是黑压压一片观众,打着伞等开戏,他眼圈一热,“我不会成末代团长了。”

然而,谢幕时,台下掌声雷动。此后,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又分别在1993年、1995年、1998年、2005年带着同一剧目到希腊演出,被当地媒体称赞为“东方第一歌剧”。  
这一剧目就是改编自古希腊悲剧的《美狄亚》。  
如今已经78岁的国家一级编剧姬君超在回忆这一剧目的创作过程时说:“1988年,我国著名导演罗锦鳞先生写信给裴艳玲先生,想与裴先生合作创作古希腊悲剧《美狄亚》。我承担了这一剧目的编剧和作曲,改编的译本是由罗锦鳞的父亲罗念生翻译的版本。”  
姬君超仔细读了《美狄亚》后惊讶地发现,《美狄亚》中金羊毛的故事、阿提卡的鲜花、喷火的牛、种龙牙等神话传说,与中国的孙悟空、七仙女、牛郎织女、巫山神女等十分相似。  
“越读越觉得用慷慨悲壮的河北梆子来演绎《美狄亚》是多么合适!”姬君超回忆,“也是从这次改编,我认识到,戏曲的内容可以更加广泛,不只是国内其他剧种的剧目,国外的优秀剧目同样可以拿过来改编,戏曲艺术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载体。”  
河北梆子《美狄亚》先后到希腊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塞浦路斯、圣马力诺、哥伦比亚、西班牙等国上演了近百场,对推广中国戏曲走出国门的意义不可估量,至今还是河北梆子剧种的重点剧目之一。  
演什么,是传统戏曲应对娱乐方式多元化趋势的一种探索。  
怎么演,里面同样有很多文章可做。  
2021年9月22日,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。  
院长李平芳说到兴奋处,站起来来了个架势,“我学戏那会儿,过包这个动作,双手一抬对个腰从头上过去落地就完成了,现在,年轻演员增加了难度,从肩头站一下再翻下。”  
李平芳解释,之所以增加了难度,在于今天的年轻人身体素质大幅提高,“演员有更好的柔韧性、协调性,动作难度自然也跟着增加,还能增强观赏性。”  
之所以要增强戏曲的观赏性,在于戏曲这门动态艺术,要和变化的观众同频。放眼全国,戏曲改革的成功案例不少。  
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全部启用年轻昆曲演员,把西方歌剧的音乐创作技法加入戏曲音乐之中,在唱腔中加入了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,被誉为“古老剧种的青春传承”,在全国巡回演出时,受到年轻人的热情追捧。  
京剧老生演员王珮瑜将《赵氏孤儿》的唱段同山水画舞美相结合,在京剧演唱中加入《加州旅馆》等流行歌曲元素,在京剧清音会中开直播、弹幕,这些都大大吸引了年轻观众。  
这些改革取得成功,并不意味着戏曲的传承打了折扣——戏曲艺术引入变化首先要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。  
李平芳认为,戏曲的观众不如现代娱乐节目的观众多,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,“但我们需要先继承,知道手里的好东西是怎么来的,掌握它,然后在继承中去发现它不完善的地方再进行创新。在做好传承的基础上,通过创新来留住观众。”李平芳说。  
回到戏曲艺术本身,老一代艺术家们,对戏曲还有不同的探讨。  
以河北梆子剧种为例,高亢激昂的唱腔总是让听众血脉偾张,听来过瘾带劲儿,但调门过高对演员要求就高,造成男演员稀缺。有人认为,不降调,河北梆子剧种要萎缩。“适当调整还是有必要的,高调门挡住了很多好演员,一个剧种的发展要有更多优秀演员来承载。”国家级河北梆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齐花坦说。  
有老艺术家提及,豫剧和评剧的更广泛流行,其实也是这两个剧种的唱腔类似流行歌曲一样易于传唱,也就有利于推广。  
但也有老艺术家提出,河北梆子的独特性,调门是其中之一。降了调,那还是河北梆子?  
艺术争论是推动艺术进步的动力之一。  
但在艺术推广上,戏曲艺术家的观点惊人一致:戏曲进校园、戏曲文化讲座等推广形式正在遍地开花,培养戏曲人才和培养观众同时进行。  
这些探讨的最终目的,都是为了在燕赵大地,戏曲艺术能“声声”不息。

## 戏之思

### 传承:留住老剧种的生长厚土

2021年10月12日,保定市清苑区哈哈腔剧团。团长魏建良快步走来。他高个子,浓眉毛,大嗓门,“俺们团是国内唯一哈哈腔专业团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”

哈哈腔剧种形成于明清初,流行在保定、沧州、衡水以及山东部分地区。1955年,在原来清苑县罗家营和蠡县大杨庄两个民间业余剧团基础上,当地组建了清苑县(2015年改为清苑区)哈哈腔剧团。

哈哈腔剧种在保定曾拥有很高的人气,魏建良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自己初入剧团时观众的热情捧场,竹竿做围栏,木棍做出入口,原木一摆当座位,舞台顶用苇席简单一搭,就这样简陋的环境,2000多名观众黑压压挤在一起,人头攒动,可一开锣,现场鸦雀无声。

“可就在十几年前,我们团差点生存不下去。”魏建良回忆,那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,他刚接任团长的时候。

群众的娱乐生活越来越多样化,哈哈腔的演出市场却越来越不景气,到2004年,剧团人数从最辉煌时的近百人减至28人,“年轻演员流失,老艺人即将退休,乐队文场只有4人,其中3人还是退休返聘的,招人招不上来,眼瞅着剧团就要解散了!”魏建良说,那时候,他甚至被人叫作“末代团长”。

魏建良话锋一转:“2006年,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,清苑哈哈腔剧团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。有了非遗项目的资金支持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扶持,再加上我们下乡演出的财政补贴和演出收入,我们团,终于活下来了。”

活下来只是第一步。  
最让魏建良欣慰的是,2020年年底,剧团招录了一批年轻人——这是2016年,清苑区职教中心和哈哈腔剧团联合哈哈腔班的首批毕业生,此班也是全国唯一传承哈哈腔剧种的国办中专班。

“你知道这意味着啥?意味着咱哈哈腔有了自己的培训基地,自己能培养演员了。”魏建良想想就带劲。

这并不是哈哈腔剧种第一次设置科班培养人才。

1958—1960年间,哈哈腔老艺人就曾带队到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学员队中组建哈哈腔班。1970—1972年,清苑当地成立了清苑戏校,哈哈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兰荣就毕业于这一学校。

后来,专业培养哈哈腔人才断档,2007年,哈哈腔剧团公开招考,河北省艺术学校、河北各专业戏曲剧团等向哈哈腔剧团输送了不少其他剧种的人才。“我学的就是河北梆子。河北各剧种之间有不少相通之处,考入剧团后,老师傅带新人,慢慢就能登台。”魏建良说。

2016年招收的这批学员,分3年制和6年制,学费全免,由剧团承担专业课教学,清苑职教中心承担文化课教学。

“这些学生要么家长爱好戏曲,要么是自己想学,十来岁的孩子,虽然没有基础,但不管是学习乐器还是唱腔,都是好年纪。第一年招生就有百十人报名。”魏建良说,今年,第一批毕业生将到哈哈腔剧团实习,优秀者有留团资格,这将给剧团再次注入新鲜血液。

魏建良带着记者来到一块展板前。这上面是他们新近排的《再庄英雄妹》剧照,“这个剧目我们筹备了4年。”魏建良说,“这出剧,是根据咱清苑再庄的历史故事进行创作的,光剧本就改了4年。为什么我们一个小剧团,能下这么大力气搞创作呢,政府支持!”

2018年,清苑区政府出台《保定市清苑区关于支持哈哈腔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每年拿出80万元专项资金,支持哈哈腔剧种用于新剧目创作、剧本创作等,有了资金,魏建良也有了底气,去寻找更优秀的编剧精心创作剧目。

魏建良扳着指头说,“这是新戏,我们这个小剧团,老剧目也不少,足有一百多个传统剧目。”

说起这些剧目得以保留下来,魏建良也很感慨,“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,清苑进行了两次剧目普查,老团长袁印昌到沧州、衡水等地,用录音、文字等手段搜集整理了很多传统剧目,可以说留住了哈哈腔的根。”

2004年,清苑县政府成立了哈哈腔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,后来出台了第一个五年保护规划,使得《王小打鸟》等50个优秀剧目以音像制品的形式保留下来,《孙继皋卖水》等40个剧目保留于舞台。

“最近,我们又移植了大型连台本戏《封神演义》,添置了大屏做背景,演员有心气,设备也先进,连观众的欣赏水平都被我们培养出来了。”魏建良说。

过去,观众更多的是喜欢热闹,听到调门高就叫好。  
近些年,哈哈腔剧团专门抽时间培养观众和戏迷。

### 探索:寻找小剧团的发展之道

“你猜,上周六我们演出《水墙》,300多座位的上座率是多少?”10月23日大厂评剧歌舞团常务副团长石学广笑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,“75%!”

这是一个县级剧团,在常住人口只有17万多的县城里演出时的上座率。

从20世纪80年代起,在河北演出市场上,几乎无人不知大厂评剧团(大厂评剧歌舞团原名)。而这个剧团出名的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他们敢演敢创新。

1981年春节前,这家剧团还发不出工资,卖不出票。春节刚过,赵德平临危受命。上任后第一步,就是改革演出剧目。

赵德平排演了他写的《嫁不出去的姑娘》一剧。这部剧写的是农村姑娘彩凤,人长得漂亮,受父亲腐朽思想的影响,把自己当“商品”,不追求两情相悦,而是看相亲对象的地位、相貌和财富,最后反而嫁不出去。

“放在现在看,这部剧也许没什么,但当时那是什么年代?当时的主旋律都在讴歌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,我们排戏讽刺农村乱要彩礼,这可不得了。”赵德平回忆。

这部剧当时饱受争议,然而上京城、下农村,演出时观众都非常买账。后来,这部剧得到了省里的支持。1983年,大厂评剧团参加全省文艺汇演,包揽了戏剧全部奖项。同年3月,剧团又应邀到北京,在全国各大剧院连演33天。1984年这部现代戏拍成电影,在全国公映。

“一个剧团,得明白白为谁演,戏为谁排。”赵德平说。把节目演到北京是一种成功,但大厂评剧团也深知,他们是一个县级剧团,绝大多数观众是农民,要探索农民喜欢的剧目和演出形式。

《嫁不出去的姑娘》中,赵德平就加入了从歌舞中借鉴的快板和舞蹈,后来发现歌舞更受观众欢迎,干脆招收歌舞演员,并灵活安排演出——下午演传统剧,满足老年观众需求;晚上演现代歌舞,满足下班后年轻人的娱乐需求,还将剧团更名为大厂评剧歌舞团。

“这些积极的探索现在看来不一定成熟,但仍非常有借鉴意义。”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贾吉庆认为,大厂评剧歌舞团尊重了艺术规律,戏从群众中来,又演回到群众中去。

2000年,中国唐山评剧艺术节,大会组委会安排参演剧团,在市里吃、住、演,大厂评剧歌舞团却把舞台搭到农民家门口,一天3场,连演6天,很受观众欢迎。

转眼几十年,在大厂评剧歌舞团看来,一切对剧团发展有利的改革都有必要去探索。  
今天的大厂评剧歌舞团,既有传统的评剧演出,也有现代歌舞,还有小品和微短剧,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需求。石学广说,他们正琢磨纳入相声表演形式,甚至针对公司年会等开发出定制演出,“你看什么我有什么,而不是我有什么你看什么。”

大厂评剧歌舞团的灵活探索,从演出内容到演出形式,触角还延伸到了演员管理中。  
石学广担任副团长,带着比他大十几岁的老演员们下乡演出时,不过才21岁,但在赵德平眼里,能干,适合,这人就能用。

在这个剧团,几乎没有有专职一行的演员,几乎人人都能唱能跳,剧团深度挖掘每个演员的天赋和特长,只要想学,团里出资请老教师,培养每个演员成为多能演员。

安国良是团里的舞蹈演员,嗓子也不错,但是舞蹈演员过了三十五岁就有点跳不动了。剧团就安排他演小品,锻炼得差不多了,去演《水墙》的男一号周国良。这样,演员的职业生涯延长了,剧团也减轻了人员负担。

“大厂评剧歌舞团的成功,是尊重了艺术和市场双重规律的结果,同时也是他们灵活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,是我国文化改革的一面镜子,也是文化下乡的典范。”贾吉庆说。

### 思考:传统戏曲向何处去

1988年,还是年轻河北梆子演员的彭蕙蘅参排了一出特殊的戏。

3年后,作为主演之一,带着这出戏到希腊演出时,彭蕙蘅有些担心,“排练时,演员们都被剧本感动到哭,但用中国传统戏曲演绎希腊悲剧,希腊观众能接受吗?”

(感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、河北省戏剧家协会、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、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艺有限公司、保定清苑区哈哈腔剧团、石家庄市丝弦剧团、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、赞皇县丝弦剧团,以及为本文提供大量参考资料的专家学者。)

##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戏曲篇(下)



石家庄市长安公园一处票房,票友正在切磋。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摄